

李觀森著

中國勝利的奧秘

馮玉祥題



262
A06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一萬冊

中國勝利的奧秘

編輯者

李觀森

出版者兼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中華福音電台全國總會
電話一三六六一

印刷者

上海中正中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
電話七四四八七



版權所有



獻辭

本書獻給廣佈在中國勞作的基督教宣教師們；他們是十字架的勇士，充分知曉祖宗的艱難，犧牲，乃至殉道，但願意在我們土地上承繼先人的覆庇，並步其後塵。

基督宣教師們，歷代誠篤的努力大量捐輸那種必需的精神上的酵母，最後產生了一個新國家——中華民國。現在這些福音主義者已爲吾主博得衆心的仰戴，同時和中國人民聯合，參與艱巨的事業，重建新中國於永遠的基礎上，因之謹在此略表真摯感佩之微忱。

董序

中國勝利之奧秘是一個中國基督教徒對見諸史事尤其在中國成功地抵抗日本侵略中上帝無限仁愛，良善，正義，智慧，及力量的強有力證據。勉強地說，本書主要的是著者的觀察上帝如何爲了正義之故神妙不可思議地工作著。其中十分之一從事重述上帝運用自然界元素毀滅西班牙無敵艦隊和拿破崙，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毀滅德意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將英格蘭救出被侵略的惡運。本書其他部份講上帝如何阻止日本便中國成爲殖民地的企圖，雖則後者軍事上毫無準備。著者指出六個理由，或用他自己的話，六個「奧秘力量」，來解釋中國在非均勢的作戰後的生存，結果日本却奇蹟似地被擊敗。他把中國土地的廣大和人口的衆多稱爲她的第一號奧秘力量，使中國最高統帥部得能在其戰略上的撤退中犧牲空間換取時間。馬禮遜及其傳道師同伴帶給中國的政治自由和新思想最後引起一共和國的成立以代腐敗的君主政體。這變化著者認爲是中國所有的「第二號奧秘力量」。沒有天災，及時的財政改革，全國統一，以及蔣主席做聰明的基督教領袖是其餘四個「奧秘力量」，當敵人發動征服中國的艱巨戰役時未嘗懷疑到這些。著者於是討論

日本的四個大錯和中國的三個公敵。他在書末數節建議辦法多端，他相信那將使中國強盛。

全書讀上去很有趣，但講到「用無線電基督教化中國」的一節需要小心研讀，因其包含使中國人民信奉基督教的方法的一個建議。一九三三年若干中國基督教徒創設上海福音廣播電台，作為福音的介紹者。福音鼓舞起成千成萬的聽衆，本人亦其中之一。當我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斷續患病時，曾從福音獲得許多激勵和感動。該電台在戰前即已表現如許有用的服務，刻下有三個須待完成的目標。其中包括在中國各城市設立一百所無線電台爲成人或孩童廣播有益的教育演詞如道德故事之類，如何習知一千個中國字，如何培植更佳的收穫，如何增進道德品質等，而撇開政治和廣告；以各種方言印製五十萬份各種题目的唱片以廣流傳；並供給鄉村二百萬具附有乾電池的收音機。估計費用需美金一億五千三百萬元，這是一件很大的計劃，應得全體教徒和非教徒們的擁護。

中國勝利之奧秘著者李觀森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教義很熱心。他曾經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在完全投身於上帝以前，對人類並未有加强的力量或責任感。自那時以後，他賴藉天賦的才能做了許多更好且更大的事業。天既以世間物質上的東西大量降賜予彼，則其對永存的上

帝應作文字上的貢獻，此固理所當然。本書第一部開始十二節中，李先生在開端寫著「上帝爲王」。上帝的手參預著每一國際意義的變化，沒有了他而欲管理世界，自不可能。那些忽視上帝的國家或領袖必然命定失敗且滅亡，但上帝是一個具有無限仁愛，良善正義和力量的實體。世紀滾滾後退而成暗淡遼遠的過去，這事實顯得更清楚。證明如此的機會將神聖的義務加之於每一個基督教徒。大戰期間，菲律賓某教員曾大膽地保護過美國國旗，那是他教孩子們應予尊重的，而野蠻的日本兵士命令他扯下來。他幾乎喪生，事後人家問他在那危迫當兒想些什麼，他答道他這樣：「人生中有某些時期他們被迫去證實——去印證他們所相信和所施教的行爲。這樣的時期在我一生中遇到了。我將如此證實之」。李先生寫這本書，並爲中國人民福利而委身於實現這龐大的無線電計劃時，必受類似的信念所激勵。希望給他更多力量。

董顯光

序

作者如同散居在本國的數萬人民之一，在美國的土地上度過了數年，恣意備嘗美國的教育和社交。自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我在俄勒岡州砵崙城初中和高等學校的生活各占其半，取名「森李」，和比我年輕許多的美國孩子們一起坐，一起玩；一度被稱為班中的「巨象」。我必須承認，「巨」或有之，「象」却全然不似。

後來，在俄勒岡大學消磨一年級生的歲月時，發現幾位信教的同學很能體諒我，帶我參加祝火；禮拜，還教給我拍網球。他們的友誼融化了我的心。那時那地我決定去做一個基督教徒，不是因為我需要救我的靈魂；老實地說我那時還不知道有靈魂。我當時作此決定，只是因為基督教若使人們和藹可親，甚至對被輕視者也能顧及其權利和感情，那必然也是我的宗教。

一九〇九年耶誕假期中，我正式在砵崙第一基督教堂「浸首入水」，入水前是一個不信教者，出水後便是一個羽毛長成的「基督教信徒」了。做一個形式的基督教徒多麼簡單而容易！我那時有些什麼樣的宗教觀念，當然非常模糊；但堅信基督教徒死後若誠如世人所說有天堂的話，我

無疑地有資格進去，因為我曾在嚴寒的十二月夜間被浸首入冷水之中。多麼寒冷的浸洗啊！我還記得在那次儀式裏曾被迫喝過幾口聖水，那是要做一個基督教徒所必需乎？

自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三年，我轉入紐約州伊大卡城康奈爾大學從事大學活動。初次在新環境下，我將「森李」改為「韋森李」，因為當我沿海岸旅行時，看到每個城市中至少有一家中國洗衣作用和我一樣的名字，叫做「三利洗衣店」，（英文森李以三利是一樣的）加之，我怕我的美國朋友們會疑心我經營洗衣托辣斯，這樣很可能因違反美國禁托辣斯法而遭檢舉。無論如何，至少就我本人而言，觀森李這一名字讀起來比較富於學者氣味。

我在康奈爾大學當兒，試學基督教義，參與為中國學生特別開辦的聖經班，每年夏季並加入基督青年團契。到那時為止，我的頭腦——但不是我的心，我的心裏仍舊充滿着那次寒冷浸洗的反應——嘗為幾篇偉大的演詞所感動。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告別少年時的所在地，回到更可愛的出生地。當我離開美國海岸時，幾乎把我所有的基督教觀念和理想全都拋却，除了一個例外，在夏令團契中每逢餐後，我還能清晰地追想起吃完了更美味的蘋果點心繼之以大量的美味冰淇淋，那是美國菜單中惟一食物為中國所沒

有的。

一九一四年初，和祖國睽隔了十載，最後不但在上海登陸，並且也找著一個職業，在傳教機關聖約翰大學執教。雖則生活在理想的教會環境中，教會同事方面友誼很溫和，同時還擔任青年會和教堂的理事；接連十五年之久，我沒有讀過聖經，祈禱，或在餐前後作謝恩祝福。

當了兩年平靜生活的教員後，我就投身於上海金融界，做外匯經紀人。廿餘年來，直到七七戰起，日常周旋於中外銀行家間，得有專心的機會注視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法案各時期中對華影響的全部歷史，當然，不是從財政專家的觀點出發，而是從一個信教的常人方面出發。有人或許要問：我怎樣達到這種看法的呢？

做外匯經紀人的最初十二年，我積蓄了些錢；然而真的，我也設法消失得很快，此外，還消失了我的靈魂的平安。這種商界生涯將重担加諸我的神經系統，至於筋疲力盡，破壞了我的健康！下文所引先知哈該一段描摹我當時的苦況比用我自己的話來得好：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却少，你們喫，却不得飽，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聖經上應該還有一句，說：

「你們有很軟的床，但不能入睡。」

我們試想先知哈該當時，既無柔軟的床，也無股票或外匯交易，因此無所謂「消化不良」「失眠」「顏面麻痺」等文明病。這裏，有人也許又要問我怎樣通解聖經的呢？我可以把經過簡單地講講：

一九三〇年我被邀到一個家庭裏去，那兒有許多聖經晨禱幫助轉敗為勝等的證驗。從那時起，我研習此「智慧之書」，每早祈求上帝的指導。上帝不但縫上我「囊」中的「漏洞」，還振作起我那有裂孔的心，裹縛起我已經毀損的健康。約十八年之久，我沒有害過一次病。現在我明白基督教並非一串信仰而是力量，並非儀節而是生活，健康以及喜悅。在我的新生活中發現了更甜蜜的意義和更良好的方向。

已往二十五年中，我看見無數同胞進教的奇蹟，尤其是我們的領袖蔣主席，他的牧師江長川會督親自告訴我蔣氏成為教徒的原因和經過。一九四五年在澳門並幸遇八十一齡的耆老唐雄先生，他曾和國父同受洗禮，從小就是國父的摯友，所以唐先生知道國父進教的經過和原因。常言道

：「福無雙至」，但在我却構成一個例外，因為在澳門，我又碰到盧太夫人（即孫院長的母親）——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七十九歲身體還很強健。她對我詳述國父從駐倫敦中國使館陷阱中脫逃的全部奇妙故事。

嗣後，我逐漸目觀日本的對華侵略行為及其所犯的不義之舉。若侵略本身是一大罪，則其所用的手段是極可憎惡的。下面是日本軍人階級加之于中國的敗德行為之一說明。

日本始則掌批中國之頰使腫，但不待後者要求賠償，反致送含威脅性的最後通牒，要求中國立即道歉，並賠償其手上引起的劇痛。中國遂被迫妥協，磋商，終於接受日本的解決條件，永遠讓日本勝利，可憐的中國老是失敗者。

這種侵略行為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演；直到有一天，她不但批了中國的右頰，還批了她的左頰，不但帶走中國的上衣，還帶走她的斗篷，不但強迫中國走上二哩路，還強迫她面臨一道空牆——置之死地。而那一天就是吾主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七月七日！中國不肯面臨死牆，而轉身迴首，倚牆作戰了！啊，從那天起到最後勝利之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止，中國是怎樣作戰的呀！如此，我看到祖國非凡的興盛和暴日難信的滅亡。

再者，我看到新一代的中國人向力量，尤其政治力量方面堅毅地上升。我的意思指新一代的中國基督教徒，特別指中國牧師們的子女；他們如何從貧困進至富裕，從不學進至博學，從常人進至要人，事實上他們已成為中國社會上的中堅份子了！他們的故事是中華民國這一個新國家的新生命的史誌。上帝既降福於枯樹，能不降福於綠樹麼？所以我甚感激勵而膽敢筆之於書。







